



刘新昌

前几天，给女儿辅导语文作业，发现她总在阅读理解“归纳中心思想”环节卡壳。看她踌躇半天，一下子激起了我“好为人师”的习惯，反复大声地跟她讲：“一定要用最凝练的语言归纳文章要义”。

十一二岁的小朋友，虽未到叛逆阶段，但也有了主见，她用眼神刚了我一眼，默默低头写完作业。晚上，女儿忽然“夸”我：“爸爸，你归纳能力那么强，能不能用一个字归纳一下你今年的过往呢？”刚刚还口若悬河的我，被问得一时语塞：“一年时间这么长，遇到的事情那么多，一个字怎么总结得了？”我狡辩。女儿没反驳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回房睡觉去了。

我知道，女儿对我的回答肯定不满意，为挽回“尊严”，我仔细回想过去的一年，还真找到了一个字来总结，那就是——看。

首先是看书。

我既不是专业作家，也不做学术研究，书，似乎可看可不看。可这么多年养成的看书习惯，就跟吃饭、睡觉一样，成了一种生活必须，一天不看，寝食难安。

我对书的选择只有两个字——识、趣，要么能涨点小知识，要么能体会点小趣味，所以太专业的书我不看。一般看书时，我喜欢泡杯茶，然后拿支笔，边看、边划、边记、边悟。看到精彩处，大腿一拍，起身咕咚灌一口茶下去，酣畅淋漓的感觉从口腔到心。

2023年，我总共看了30本书，其中5本写了读后感，随意看、跳着读的，有20多本。这些书，有的博我一识，有的赠我一趣，让我在工作之余，多一份生活体验，多一份生命情味，甚好。

其次是看房。

久居高楼，我做梦都想拥有一个院子，闲暇时种种花、种种菜，体会“接地气”的田园生活。2022年年末，我出售了一处闲置的房子，手里有了点闲钱，就越发惦



“看”过这一年

念着院子的事，加上房产中介不断提醒和“吹”风，便决定去看房。

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一得空，我就跟各种房产中介打交道，每个周末，不是在看房，就是在看房的路上。房产中介的年轻人人都很敬业，只要答应去看房，就会早早地开车来到小区楼下等我，服务全面且到位。

就这样看房，从河东看到河西，从叠墅看到独院，价格越看越贵，可手头就这点钱，再心动也得回归现实。于是在一番权衡之后，最终买下一个只有50平方米的袖珍型院子。中介很失望，但对我来说，终于实现了生活起居“有天天

地”的梦想，甚欢。

再次是看父亲。

母亲去世后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独自生活在老家。他坚称自己身体硬朗，不习惯城里的生活，不愿意随我们兄弟姐妹进城。其实，他是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。中国的父母，总是为儿女考虑得多，为自己考虑得少。

朋友老吴的父亲去世后，他的母亲也坚持住在农村。无奈，老吴只得每周开车回株洲草田村看望母亲，这样一直坚持了两年多。后来，老吴心疼儿子来回奔波，才答应跟他来到长沙。

我不会开车，而且回家路途比老吴远

很多，坚持每周回去不现实，但逢年过节，必定要回老家看望父亲。到家后，给父亲做几顿热饭，和他唠几句家常，或带他去亲戚家串串门，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其实，作为儿女，父母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，看着父亲八十多岁还能行动自如，甚慰。

再就是看山、看海。

“青山不墨千秋画，绿水无弦万古琴。”山水之美，美在变化，美在气象万千。看山水之美，比赏画听琴更令人放松和愉悦，熏陶也是潜移默化的。

为了这份熏陶，春天时，我去了浏阳大围山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和孩子们灿烂的笑

笑颜，至今萦绕在脑海；夏天时，去了周洛大峡谷，峡谷里清凉的风、高悬的瀑布，以及摸鱼捉虾的画面，依然清晰可见；秋天时，去了南山牧场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阔，策马奔驰的畅快，仿佛就在昨天；冬天，去了趟黑麋峰，山顶上雾凇皑皑、冰挂晶莹，仿佛置身童话世界。

去年暑假，女儿说想去看海，于是我带着几个小孩，坐高铁，住酒店，在人海中左冲右突。虽然只在鼓浪屿玩了两天，可那柔软细腻的海滩、扬帆出海的豪迈，成了女儿作文中最绚烂的一笔，被老师用波纹线标了又标，甚佳。

最后是看展、看见和看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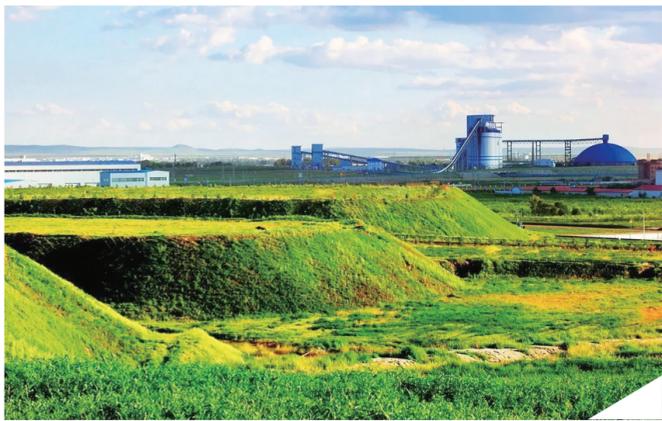
2023年年初，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：看12场展览。可没想到，一年下来，竟远超这个数，5次历史文化展、6次书法绘画展、3次摄影展、2次花卉展，以及2次玉石、珍珠展，合计18次。而且，看展不只在湖南，还有河南、福建等地。我总觉得，展览是社会变迁的备忘录，能够通过看展而增信、增智，甚美。

时间的车轮轰隆隆驶过，看着看着，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这一年，细细想来，我见过人性的光芒和美好，也看见过些许哀伤和悲凉，对于美好，我谨记，对于不美好，我看淡。因为，放眼看趋势，肯定一天比一天好。

（作者供职于五凌电力有限公司）



守护矿山家园



刘永军

我没想到，这辈子会与煤矿结缘，成为一名矿工，并在矿山邂逅一群新时代矿工，深入百米井下，与他们并肩作战，开采光明……

作为一名“70后”，我对矿工的最初记忆源于幼时。那时，父亲为了养家，背井离乡来到煤矿，成为一名下井工人。因为煤矿离家远，父亲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回家，每次回来，总会把我们

三弟兄叫到一起，讲述煤矿的故事。

都说矿山工作环境差，矿工作业强度大，我们半信半疑。直到1986年，赶上煤矿农转非政策，我们举家搬到父亲工作的矿山，零距离与矿工接触，亲眼目睹他们升井后那沾满煤尘的脸，才深切体会到他们的辛苦。印象中，在井下工作的父亲平日少言寡语，每天上班都会背一个鼓鼓囊囊、装满采矿工具的斜挎帆布包，下班回来总是灰头土脸，要么一身泥，要么一身灰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伴随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，矿山逐渐走向现代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，不仅告别了“傻大黑粗”的形象，而且焕发出鲜亮的底色。最值得一提的，就是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，彻底改变了矿工们出大力、流大汗的劳动方式，脏乱差的采矿环境也一去不复返。

走在矿山开阔敞亮的主干道上，白色的交通标识线、斑马线规范车辆和行人，厂区环境干净整洁，整齐的绿化带中有高大的梧桐、松树，也有低矮的灌木丛，有应季而开的鲜花，也有绿茵如毯的青草地，矿区还有篮球场、职工书屋和安全文化长廊。不远处，一幢幢高楼在矿山周围拔地而起，居民楼、生活区沿着矿山的脉络蔓延开来……

如今，矿工们不再是“煤黑子”，矿山是他们生活的舞台，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。在科技兴矿、人才兴矿、创新兴矿的氛围下，他们勤奋学习，钻研业务，苦练技能，用科技和智慧改变矿山的面貌，改善作业方式和劳动强度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他们手握设备操作杆，开采乌金，让监视器成为“安全眼”，让车轮成为脚，最大程度减少体能消耗，保障安全生产。

新时代的矿工，传承了前辈、父辈吃苦耐劳、艰苦奋斗、敢打硬仗的精神，在创建绿色矿山、智能化矿山的浪潮中，在煤矿这片热土上，肩负新使命，守护幸福的矿山家园。

（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辛安矿）

北国冬树

孙克艳

冬天，有什么可看的呢？

大地褪去华丽的衣裳，露出真实的容颜。天地连同万物，都变得纤细而单薄。除了寂寥的常青树木，诸如柏树、松树、常青树等，大地上便没有什么多彩的颜色。即使那些稍显色彩的常青树木，也带着掉不掉的土色，好似蒙着一层尘土，了无鲜活的气息。这时，那些在寒风中只剩骨架的树木，便以一种全新的形象，闯入我们的眼中。

某天清晨，我乘车去外地出差，靠窗而坐时百无聊赖地看向窗外，树木干枯，落叶遍地，田野空旷而沉静，连绵的寒山没了春夏时的丰腴和美，赤裸的山石像书页般层层叠叠堆积在一起，显的突兀萧索。

渐渐地，我昏昏睡去。乍然醒来时，蓦地瞥到窗外被车抛在后面的树木，一时竟怔住了。那是栽种在路边的一行杨树，光秃秃的枝干像利剑一样直立向上，挺拔坚毅，笔挺的树干、遒劲的枝条，凛然屹立于大地上。寒冬之中，一列整整齐齐的杨树，好似肃穆列阵的卫士，郑重地守护着脚下的土地。我不禁动容，心里暖暖的，于是贴着车窗，痴痴望着窗外的那列“队伍”，生怕错过瞻仰每一位“卫士”面容的机会，哪怕相视只有瞬息之间。

我凝视着它们，回想中学时曾学过的《白杨礼赞》，突然领悟了白杨的风骨和精神。原来，白杨也好，国槐以及高峻的树木，若想直视它们的美，进而体会到它们的品格，冬天是最好的时机。这时的它们，卸去一身装饰，将骨架裸露在天地间，也将风度呈现。它们不枝不蔓、不屈不挠、坚韧质朴，的确是树中的伟丈夫。

路随地势，蜿蜒向前。峭壁取代了土路，尚未看够的杨树倏忽即逝，一片连绵的田地赫然在目。那是一大堆难得的平地，一望无际且呈现出灰褐色，上面散落着树木。身姿婀娜的，是柳树，散漫着的枝条似女子及腰的长发，在风中摇曳。墨绿色的圆锥体，是一棵棵柏树，它们或三五成群，或孤零零矗立，陪伴散落于田间的墓碑间。

远远地，有个黑点吸引了我的视线。那是一棵大树梢端的鸟巢，忽然一只喜鹊探出了脑袋，机警地巡视着四周。我哑然一笑，若不是冬日，我如何得缘与它偶遇？我们恍惚看到它张开了嘴巴，大约在唱着欢快的歌吧。

怎么也没料到，这时节竟还能看到惹眼的彩色，那是栽种在路边的一列火炬树。叶子全落了，只剩光溜溜的枝条，以及枝条顶端火炬般的花穗。暗红色的花穗像一朵朵火焰，虽然早已干枯，却依然在枝头燃烧。

原来，冬天的树竟别有一番风韵，走出来看看它们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发现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成健

苏南苏北一带有吃早茶的习俗，哪天早上有空闲，去茶馆点上一笼点心、一盘干丝、一杯香茗，慢饮细品，就是一段逍遥时光。朱自清对这样的场景十分熟悉，尤其是干丝，他在《说扬州》里这样介绍：“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，再切为细丝，放在小碗里，用开水一浇，干丝便熟了；逼去了水，转成圆锥似的，再倒上麻酱油，搁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，就成。”他还表示：“烫干丝就是清的好，不妨碍你吃别的。”

烫干丝讲究清淡，最好能保留豆干的本味。曹聚仁的《南京印象》最后也提到了干丝：“秦淮河默默然躺在那里。六朝居的干丝涨了价了，拌上了鸡丝，显得格外油腻。”如此看来，过度的搭配、刻意的修饰，虽抬高了身价，却降低了品味。

干丝简单不贵，却是一顿苏式早点的重要构成。朱自清多次在南京留下足迹，品尝过这里的干丝后，留下这样的体验：“南京茶馆里的干丝很为人称道。但这些人必没有到过镇江扬州，那儿的干丝比南京细得多，又从来没那么甜。”虽并未贬低南京茶馆，但他在言语之间还是表达出家乡的干丝更好一些。

淮扬菜以汤汤水水、清清淡淡独树一帜，大煮干丝尤其深得精髓。乾隆下江南时，扬州地方官员曾呈上“九丝汤”，深受乾隆赞赏。九丝者，乃火腿丝、笋丝、银鱼丝、木耳丝、口蘑丝、紫菜丝、蛋皮丝、鸡丝，还有干丝。以干丝为主，其余各取适量，注入鸡汤，烹烩而成，其汤汁鲜美可想而知，但市井平民



话说干丝

绝无此等口福，于是大为精简，渐变成适于民间取材的大煮干丝。

周作人在《喝茶》中记述：“江南茶馆中有一种‘干丝’，用豆腐干切成细丝，加姜丝酱油，重汤炖热，上浇麻油，出以供客……”这似乎不算是正宗淮扬作法，既不像烫，又不像煮。大煮干丝亦称“加料干丝”，配料马虎不得，如鸡脯、火腿、瑶柱、虾仁、冬笋、香菇、木耳等，不求齐全，可各取所需，而青菜、香菜之类，也可酌量择用。与烫干丝的力求简约不同，大煮干丝的配料是不妨复杂些的，但海鲜不宜多加，以免喧宾夺主。

所谓大煮，须是汤宽火猛。汤是鸡汤，撇去浮油，烧沸后下干丝，大火煮至入味，装碗端

上，热气腾腾。定睛看时，汤碗中干丝成堆，素面朝天地完全浸透鸡汁及各种佐料的精华，却仍柔软而有韧劲，撇于双筷之间颤而不断。吃时连汤带水，稍嚼可咽，顺喉而下，满腹舒坦。朱自清认为：“北平现在吃干丝，都是所谓煮干丝；那是很浓的，当菜很好，当点心却未必合适。”

从御前贡品到街头酒楼、巷口的茶肆，干丝的演变早已大众化，如今寻常百姓家做个大煮干丝也不犯难，但真要吃早茶，还是去饭馆更有感觉。里下河一带的干丝均源自扬州，但是干丝从扬州到了高邮，就有了一些创造性的做法，比如汪曾祺的父亲，他“常带了一包五香花生米，搓去外皮，携着蒜一把，囑堂信切寸段，稍烫一烫，与干丝同拌，别有滋味。这大概是他的发明”。

汪曾祺也认为，煮干丝没有什么诀窍，什么鲜东西都可以往里搁，不过他像父亲一样，也有一些自己的改良。比如，在大煮干丝里稍稍滴几滴酱油，味道会更加厚重。

汪曾祺的煮干丝有多好吃，有例为证。有一次，学者朱德熙夫妇到汪家吃饭，桌上有一大碗煮干丝，吃着还剩一小半时，朱德熙就对夫人说：“你不吃了吧？”随即把碗抱过来，连汤带汁吃了个底儿朝天。可见，汪家这道煮干丝是多么美味。

（作者供职于上海悦达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）

